

■ 关注新东北作家群“铁西三剑客” GUANZHU

关注寂静角落的心灵捕手

刀口

提示 班宇的小说，涌动着物我同哀、物伤其类的情感脉络，无疑让读者在亲历其境中有了融入其中的主观感情。而小说中满含的时空焦虑，究竟撕碎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，才造成了那些惨痛悲剧？与其说班宇是在嗟叹铁西区的沉落，毋宁说他是在竭力做一个关注慌乱角落的心灵捕手，并试图疗救破碎的心灵。即或呈现了青年小众的无力感，却总是举以烛火，奋力拉扯他们，走出精神困境而重返阳光之下。



我对“铁西三剑客”书写的时代表背景并不陌生，单纯写这些，也不能让文学饱满丰富，毕竟文学需要的是艺术化的现实。想当年谈歌、何申、关仁山以“河北三驾马车”的现实书写名动一时，而今“到乡翻似烂柯人”，其人其文如水滴融入江河了。事实上，原原本本一丝不动摹写生活的小说今也是稠密的。大众对各种客观现实早已不觉讶异，而多半的小说，仅有现实的展现，却在表现上乏善可陈。班宇小说倾力描述的情感挣扎世界，带着芜杂的社会背景，从年纪上看，他并非是所有事件的亲历者，更多时候，是将父兄的虐心经历拾起而亲尝霜雪。这物我同哀、物伤其类的情感脉络，无疑让读者在亲历其境中有了主观感情。班宇撕碎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，才造成了小说中的那些惨痛悲剧？与其说班宇在嗟叹铁西区的沉落，毋宁说他是在竭力做一个关注慌乱角落的心灵捕手。

与身经其间的在场者相比，班宇的时空感觉是镶嵌的。在班宇小说中，主人公绝大多数为幽闭独处的男性知识青年，他们处在枯燥的现实与遥远的梦想形成极大的反差环境中，生活困顿，工作不稳定、爱情飘忽而陷于颓废、自弃、封闭，缺乏生命的归属感。《双河》里的“我”，离婚后孤立无依、敏感多疑，成为新生活的迷途浪子，当内心的认识和想法与现实的世界观不相融合而判若两样时，小说的主人公，就会最终落得表现出强烈的孤独意识而奋不顾身地逃离。他们是自我放逐者，怀揣梦想而不知何时何处起航，成为苦苦挣扎的零余者。这样的零余者处境孤独凄凉，具有孤芳自赏的高傲性格和敏感、多疑、忧郁的

个性品质，其命运或是在追求莫名的幸福中忧郁地徘徊，或是因失去希望而傲慢地湮没。这些边缘人的生活空间值得关注，班宇诸多篇什坚持对叙事惯性的贬黜，而在无意间以心血的真切培壅来打量这些异质空间。小说《空中道路》时光随意弯曲，故事发生地不断流转。班宇小说的空间，常常是作为打断“时间流”的描述，或作为情节的静态“背景”，或作为小说事件在时间中展开的“场景”而存在。班宇呈现了青年小众的无力感，但总是举以烛火，奋力拉扯他们走出精神困境而重返阳光之下。《冬泳》虽带着冷冽的气息，而隋非在岸上告知她怀孕的消息，让“我”重归理性和温情，在冰河里游泳更像是洗涤灵魂。班宇摊开幽闭空间的忧伤、焦虑，其意在救赎而非沉沦。